回溪先生史韻

田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九

田溪錢諷

四十六徑獨用

〔徑〕行不踐邪徑魏焦光見時字　李下無蹊徑唐李乂爲吏部侍郎典選請謁不行時曰||||　仕宦之捷徑唐盧藏用始隱少室終南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處士晚附太平狗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曰以僕視之|||||耳藏用慙　濱塞掘穽植兵以邀鹵徑唐宋慶禮以習邊事爲河北河東營田使備突厥慶禮性甘勞苦好興作||||||||||譏者嗤其不切事

〔磬〕起學臺採石磬晉范寧見臺字　毋祓禊泗濱得浮磬後周高琳見指字　響泉韻磬唐李勉善致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勉所愛者

〔脛〕折奴京兆二脛北齊高昂見兆字　不言與李泌並驅馬齧

其脛唐路應傳李泌爲相德宗曰雖于卿有恩旨朕能報之泌言某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常畏之皆與其子應並驅爲蓋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悶不言臣常愧其長者思有以報帝即加應屯田郎中服金紫

斷西戎脛唐元載爲相上言請城原州栈京西軍戎之分兵守石門等關北帶靈武以至安西是謂ーーーー

折圓靜脛唐李師道傳嵩山浮屠圓靜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元和中謀與李師道劫洛陽事敗既執力士推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

蔗大如脛唐南蠻驃國亦號闍婆ーーー

｜

【瞑】人相慶曰令得背著牀瞑唐來俊臣既誅ーーー｜｜｜刂｜｜矣

【聽】誰爲爲孰令聽史記司馬遷與任安書曰諺曰｜｜｜之｜｜｜之言無知己者設歐陽修名鄉立言行誰可爲作之久令誰聽之已

居非命之世耳目適宜視聽後漢李固見生字

趙元達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魏陳登見録字

裴頠

論前言往行家家可聽（晉王戎傳見漢字）雖有家使猶不宜

聽（晉劉宏以車騎將軍鎮荊州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答曰昔劉景升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勤臣節｜｜｜｜｜｜｜｜況御樂哉｜｜｜）與客清談頗延之籬邊取

匡牀坐聽（宋張鏡見訣字）當令天子聖明吾豈可以所聞干

忤天聽（梁朱异掌機密十餘年未嘗被譴傳岐謂曰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外殊有異論異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

〔定〕可傳檄而定（漢韓信謂漢王曰大王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王舉而東三秦｜｜｜｜｜也）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漢曹參見寄字）

天下紛紛何時定（漢陳平傳見入字）既成抑定（後漢班固云｜｜｜｜不敢論制作）我昔謂天下指麾可定（後漢公孫瓚見安字）撰立五經章

句謂之後定後漢劉表在荊州時四方駭震關西兗豫學士歸者千數迺立學校博延儒術〡〡愛民養士從容自保〡〡〡〡〡

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後漢呂布見急字

臨急膽定吳朱然終日欽欽常在戰場〡〡〡〡〡〡光過絕人

纘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梁張纘字伯緒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宗室衡山侯恭與弟定襄侯祇俱無學術爲皇太子愛賞纘從兄謚聿並不問學性又凡急恭祇容預東宮贰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河在纘曰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其許物如此

事皆當與元康定北齊陳元康神武病篤謂文襄曰〡〡〡〡〡〡〡也

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

安定隋樊叔略初封清河縣公後進爵安定郡公爲相州刺史百姓語曰〡〡〡〡〡〡〡〡

〡〡殺諫者五百人豈不定唐書山王承乾初爲皇太子書曰成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後發死

語遲者神定唐楊元琰主數歲未言相者曰〡〡〡〡〡必爲重器

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唐李石見脩字

誤以定州

爲真定 五代李琪唐明宗時爲尚書右僕射明宗破定州王都自汴還洛琪擇百官上奏請至僊師倖迎其章云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賊——————罰俸一月

問世宗作得山定 五代馮道見否字

偃乍賢乍佞 漢王尊爲京兆尹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詔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又曰詔書無京兆文尊不當發所吏坐還使者無禮御史大夫奏尊坐免史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上書訟尊曰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建畫爲此議尊以京師曑亂盜賊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戢亂阸除即以佞巧曑然一尊之身三期之間——————豈不甚哉

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晉羅尚見正字

馮祖思問佞 晉顏含字宏都爲光祿勳時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夫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

孰深戒曰正卯擧蔡不至刑人元膳盜跖爲甚舍曰
爲惡彰露人長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

正卯爲甚
衆咸服焉

格佞

宋鄭鮮之爲御史中丞武帝不涉經
學或時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惟鮮

之難必切至須帝理屈然后置之
帝雖悉而感其輸情時謂爲｜｜

辯忠佞

後魏高閭
爲尚書孝

文於皇信堂令｜！｜閭曰忠佞如玉石皦然可知
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置易明哉

閭曰云云
帝善之

體佞

北齊文襄元后傳文襄得魏琅邪公
主王儀設殊寵憚崔暹直諫及暹踏

事不假以顏色居三日遂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之
暹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怩崔季舒曰暹常忿吾佞

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
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通於吾

作僕射恨無人佞

北齊徐之
才見
表字

三佞

北齊胡長仁爲尚書令時左丞鄭孝裕郎
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上省孝

裕必方駕而來朝退亦相隨仁惠
元亮又同聞而往人號爲｜｜

嚴挺之惡蕭誠佞

唐李泌傳
見友字

〔釘〕圖鄭女形於壁其心以棘針釘

晉顧愷之
見心字

禁目中

鏃先柱上以釘釘齊陳顯達見鏃字使衛士以大釘於陵要地釘梁侯景破臺城武帝憂憤殂葬脩陵景｜｜｜｜｜｜｜｜｜之欲令後世絕滅出舌以釘釘梁王偉見歸字恥立釘五代趙思綰見獻字

四十七證與嶝通

〔證〕獄吏教以公主爲證漢周勃見責字

〔勝〕一不勝而再勝史記孫臏見駟字善戰而拙勝史記白起傳何晏曰起｜｜｜｜｜道遠險狹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史記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問廉頗可救否頗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奢奢曰｜｜｜｜｜｜｜｜｜｜｜｜｜｜｜乃令奢將兵救之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武安屋瓦盡振奢軍候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已乃卷甲趨之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軍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歷復請曰先

據北山上者勝後至必敗奢發萬人趨之秦軍爭上不得奢縱擊大破之

先據北山上者勝見上

富者必用奇勝史記貨殖傳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而||||||||田農出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濁氏連騎馬醫賤方張氏擊鍾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皆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

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漢項羽見羽字

陰拱而觀其孰勝漢黥布傳隨何說布辭

民至弱而不可勝漢王吉見歎字

官吏忮狠必欲自勝漢成許后上疏語

舍單于上林以厭勝漢匈奴傳見宮字

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吳呂蒙見鳴字

清談差勝晉商文帝見神字

督郵馬當勝晉王湛見叔字

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晉殷浩字深源有美名屏居墓所辟召並不起庾翼與書曰||||||||||||王

（夷甫先朝風流士也吾薄其立名非真始終莫取大合擧譽極致名位正當斫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晉周訪子光年十一見王敦敦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敦笑以爲事遠將軍尋陽太守）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晉殷浩與叔父融俱好老易敘與浩｜｜｜｜｜｜｜｜｜｜｜）六博得梟者勝（晉張重華傳見兆字）頪上加三

毛觀者覺神明殊勝（晉顧愷之見精字）母梧氏夢吞玉勝（齊高帝劉后｜｜｜｜｜｜｜而生后）可競之地輙以不競勝（梁劉訏見之字）人歎其能濟勝（梁劉歊見其字）智不後機體能濟勝（梁周宏正侯景篡位爲太常及主僧辯東討元帝謂曰朝士執當先來僧辯曰其周宏正乎｜｜｜｜｜｜｜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識而前部傳云宏正至）獻二刀曰善勝成勝（梁陶宋景乃字見）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討賀鱗太史

令姚崇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兵家忌之帝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乎崇無以對進軍大破之丨

曇讚與盧曹角力聞叫聲則勝北齊高昂傳見曹字口頰翩翩諧乃大勝北齊李諧時與梁通好將以崔㥄為聘主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于是以諧為聘主丨梁武甚相愛重

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北齊韓晉明襲父軌封東萊王有俠氣留心學問好酒縱誕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小人風來當大勝北齊李業興為國子祭酒明術數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業興曰丨丨丨丨丨丨丨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

楚公好反而不欲勝隋李密傳楊元感有逆謀召密為謀主密進三計元感不從密謂所親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吾屬今為擄矣

數夢雙陸不勝唐狄仁傑為相武后召謂曰朕丨丨丨丨丨丨何耶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文皇帝身陷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

下立盧陵王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其言即日迎盧陵王于房州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年復唐嗣

與犬羊蚕壷語負勝唐蘇頲爲中書侍郎元宗將自討吐蕃頲諫曰｜｜｜｜｜｜萬乘之主

｜｜｜｜｜我游公卿間常與博弈僞不勝唐宗室道古使仸｜｜｜｜｜｜｜｜｜｜｜厚進所債者利者多得其惟以詖必盜美名及死賣宅以葬博者錢多

則多勝五代李守貞傳見薄字

〔稱〕居位自稱漢田千秋爲丞相教厚有智｜｜｜｜諭于前後數公夢巨人畀

大稱唐上官昭容名婉兒初母鄭方娠｜｜｜｜｜｜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始生諭月母戲曰稱量首主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

小兒章服大稱唐魚朝恩養息令徽爲內給使與同列爭忿朝恩見代宗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後與元載謀誅之

〔乘〕使孔子爲次乘 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

齊所寶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史記齊威王見寶字

諫趙談驂乘 漢爰盎見爰字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漢霍光傳宣帝初立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死而宗族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云云

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 漢爰盎傳見盎字

從車太官齋數十乘 漢霍去病見法字

爾說將不下安能動萬乘 從漢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京兆尹閻興署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之一見決矣等輩笑曰————————乎倫曰未見遇知已道不同故耳注云盖延代爲尹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訟滯不得舉將謂州將也

王允所收裁七十餘乘 後漢儒林叙初光武遷都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亶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徙居載書三十乘晉張華雅愛書籍審｜｜｜｜｜｜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資華之本以取正焉歸葬載以布車一乘後周蘇綽爲文帝行臺尚書年帝痛惜之以綽素尚儉約欲彰其美｜｜｜武功｜｜｜｜｜｜｜一言勝明珠萬乘唐薛收見言字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唐陸長源見半字盡室行車一乘唐賈敦頤歷數州刺史入朝｜｜｜｜｜｜敝甚羸馬引繩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甑】焚廬舍破釜甑史記項羽見船字不顧墮甑後漢孟敏見孟字魚生釜塵生甑後漢范冉見萊字裂炊甑唐祖牧見畢字炊飮已熟與人合甑晉嵇康見音字

【應】聲和則天地之和應漢公孫宏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

｜｜｜｜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漢息夫躬見用字窺字音跬黿鳴而鼈應後漢張衡應閒云戰國交爭戎車競起從往制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當此之會｜｜｜｜｜也注喻君臣相感恩賴易林曰黿鳴岐野鼈應于泉竺法師來報幽明報應晉王坦之見明字筆力勁駿心手相應齊宗室子雲善草隸梁武帝論其書曰｜｜｜｜｜｜｜｜當與元常並驅爭先見貴如此下牀着衣立然後應齊劉璡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呼璡璡不荅瓛怪其久璡曰向來帶未竟立報如此

四十八嶝

【鄧】常輕侮吳鄧晉劉曜見毒字

【鐙】沈懷兵寄馬鐙齊張敬兒高帝疑荊州沈攸之不附己乃以敬兒鎮襄陽敬兒忝結攸之司馬沈懷兵問攸之起居狀｜｜｜｜｜｜一遣敬兒乃爲僞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後周梁臺見觀字一家躍及鐙唐唐儉傳見獸字

我如来驢而墜足絓鐙唐侯思止按魏元忠獄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為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徐見青字驘騎三千草鞭木鐙五代唐張敬達為招討使討石敬瑭敬瑭求救于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門入敬達陣于西山契丹以｜｜｜｜｜｜｜｜人馬不甲冑以趨唐軍爭馳之伏發敬達大敗契丹圍之敬達軍中望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食盡削木篩糞飼馬副使楊光遠殺敬達降

【贈】遺令勿受董卓賻贈後漢蓋勳見力字爲寫道德經舉鶩

群相贈晉王羲之見鶩字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唐張文瓘見舉字

【絚】騎葛絚北齊文宣晚年昏狂嘗曰吾兄害我婦令我須報乃淫于文襄元后其高氏女婦無觀昧皆使左右亂之於前以葛爲絚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

四十九宥與侑幼通

【救】黄射徒跣救後漢禰衡見道字鼓吹爲聲救魏夏侯儒見吹字筮

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以冷熱相救晉韓友占卜神効消殃轉禍無不驗干寶問其故友曰｜｜｜｜｜｜｜｜｜｜｜｜｜｜｜｜｜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

失火之家不可恃遠救晉王鎔節度成德與朱全忠隋好鎔判官張澤謀曰｜｜｜｜｜｜｜｜｜令定州崇通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圍之全忠乃厭定州王處存奔太原

〔廐〕

壞客館為馬廐漢公孫宏見閣字

谷永過交道廐漢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記之部成帝問所欲言永對無所依違上怨成都侯商客擿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還上亦解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後漢張奐見懷字

子來省見停廐魏胡質見楯字

蜀者陛下之外廐吳諸葛恪蜀相諸葛亮見子也蜀使至孫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乘騎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曰｜｜｜｜｜｜｜令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諸名士齋羊酒入護軍馬廐晉王尼見下字

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晉桓

宣為南中郎將王含參軍時豫州刺史還參軍殷乂詣鴻主張平樊雅乂意輕平云云見大簿設籍器乎曰此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御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怒斬乂逆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逆求助于含含遣宣助逆宣因說降雅 舊宮反語窮廄齊鬱林王紀見田字

御臣若養馬有事牽來無事就閑廄齊張環見來字 借居空車廄梁孫謙字長遜歷二縣五郡每去官輒無私居借空車廄馬居身傍素林苑邊除屏風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蚉蚋 崔司徒以騾內廄後魏胜李見牟字 梁家赤白

馬埋日當歸吾廄五代唐明宗見馬字 以金銀飾黄騮廄五代東漢劉旻見騮字

〔舊〕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吳張昭爲孫策長史｜｜｜｜｜｜｜杖

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唐房元齡隋大業初漢王諒反坐累從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 擬官多親舊唐崔祐甫

見負字

〔副〕帝賜二罰皆有副 史記趙商子見懸字 秉與所服乃其副 漢董賢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何前後不相副 漢孫寶見薄字

賜以祕書之副 漢敘傳班斿成帝時爲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丨丨丨丨丨丨丨將書不布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曰不許 衣無

兼副 後漢祭肜守遼東幾三十年丨丨丨丨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後漢黃瓊字世英以處士徵李固逆遺書曰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云云 正御副御次副 梁明帝見校字 名高難副 北齊邢邵不持威儀丨丨丨丨丨

〔覆〕蓋之 棄冰上飛鳥以翼覆 史記周后稷事 承天理物爲萬國覆 後漢延榮上書桓帝曰下丨丨丨丨丨丨丨 使黃門持被覆 後漢馮豹字仲文爲

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俯伏首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詔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嫌錦被華反而覆 晉羊祉妻辛氏見被字 裸剝士女以土自覆 晉蘇峻見郭字 大醉帝親解衣覆 唐李勣太宗以謂忠力可託大事留宴顧曰朕思爲幼孤無易公者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囓指流血俄｜｜｜｜｜之 名以金甌覆 唐崔琳見甌字 寢堂以油幔覆 唐馬燧見幔字 大寒以韋妃蜀襭袍覆 唐嚴綬見紀字 山林以錦覆 五代錢氏見歸字

〔富〕畜五牸可速富 史記猗頓見術字 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史記貨殖傳曰｜｜｜｜本富末富姦富 史記貨殖傳爲上｜｜｜｜次之爲下 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後漢樊曄字仲華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道不拾遺行旅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歌曰｜｜｜｜｜｜｜｜｜專見孔寵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南阮貧北阮富【晉阮咸見帛字】鄧元茂以官易富【魏鄧颺見茂字】孔璋表章殊健微爲繁富【魏陳琳世子與吳質書曰｜｜｜｜｜｜｜｜｜｜】爲文章以多爲富【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雕板行于世識者非之】

〔秀〕歌麥秀【史記宋世家載箕子詩見詩字】改名秀【漢劉歆建平元年｜｜｜字穎叔王莽纂位爲國師】劉秀當爲天子或是國師公劉秀【後漢鄧晨傳見僕字】後進領袖有裴秀【晉裴秀少好學有風操爲文時人爲之語曰｜｜｜｜｜｜】觀朝榮則敢才秀【晉張天賜見士字】此自江左之秀【晉羅含見瓊字】萬壑爭流千巖競秀【晉顧愷之見慧字】絡秀【晉周顗母李氏字｜｜汝南人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家會父兄不在｜｜聞浚至與一婢于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乃許之生顗嵩謨顗等既長｜｜謂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

户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觀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令向此李氏得為方雅之族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字也後顗嵩皆為王敦所害

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晉謝道韞傳見住字

吾家黑面阿秀宋劉瑀性陵物護人秀之為丹陽尹瑀與人書曰||||||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宋謝莊字希逸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文帝詔群臣為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欲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邢劭才清可令策秀後魏邢邵為中書侍郎有司奏策秀孝文詔曰秀孝殊問經擢異策|||||||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孝秀隋煬帝詔曰||||||||||」||||

附||

謌董秀唐陳少游攉理營觀察使以遊不樂遺去時宦者董秀有寵使休沐入謁因諂

謂秀曰七郎家屬幾何月費幾何秀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吾俸不才猶爲取濟歲錢五十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致宣歙管使觀

〔繡〕秦韓之地形相錯若繡　史記范睢說秦昭王｜｜｜｜｜｜｜｜｜譬如木

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云云

如木偶人衣之綺繡　史記田仁任安為衛將軍舍人有詔募將軍舍人為郎將軍取舍人富給者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將軍示以所舉舍人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令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耳於是悉召舍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禹謂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何也不得已上籍召此兩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仁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安曰決嫌疑定是非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使任安護北軍田仁護邊田穀餘見仁監字燒

方領繡漢廣川王去后昭信譖姬榮愛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持斧

衣繡漢暴勝之見斧字怒兩劾殺趙繡漢嚴延平見家字登臺見衣

繡魏崔炎兄女為臨菑侯植妻妻衣繡太祖｜｜｜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詩若鋪錦列

繡宋顏延之見蓉字五家隊合川谷成錦繡唐楊貴妃傳見花字牧馬

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唐王毛仲為監牧使從元宗東封取｜｜數萬匹｜｜｜

｜｜｜｜｜帝才之｜泛九曲池帆曳繡唐杜亞見沼字田忌聲病如

錦繡唐宋之問見求字上西山使婦人牽持以錦繡五代王鎔見山字

〔宿〕郎官上應列宿後漢顯宗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曰｜｜｜｜｜出宰百里苟非

其人民受其殃二十八將上應二十八宿後漢馬武論曰中興｜｜｜｜前世

以爲｜｜｜｜｜｜｜未之詳也漢兒多事强知星宿北齊源師爲祠部郎中孟夏以龍見事請雩時高阿那肱録尚書事謂真龍見大驚問龍所在作何顔色師整容曰此謂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余事不行三列宿唐韋湊祖叔諧與弟叔謀兄季武皆爲郎中時號｜｜｜

【袖】左手把秦王袖史記荆軻見走字晝寢斷東漢董賢見起字諫明帝被縹綾半袖魏楊阜爲城門校尉嘗見明帝著帽披縹綾半袖阜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帝默然自是常不法服不見阜魏舒堂堂人之領袖晉魏舒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爲文帝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發興大事衆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帝目送之曰｜｜｜｜｜｜｜｜也後進領袖晉裴秀見秀字晉胡母輔之見胥字撫劉孝綽肩執王筠袖梁王筠傳見肩字吐血藏衣袖後魏楊津年十一爲侍御中散時文明太后臨朝津入侍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

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以實對逆以斂慎見知

三河領袖後漢裴駿河東人崔浩目駿爲｜

縉紳領袖後漢劉懋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曰劉生堂堂｜｜｜若天假之年必爲魏宰輔

明羯鼓八音之領袖唐元宗好羯鼓常稱｜｜｜｜諸樂不及也

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唐韋堅見潭字

〔守〕毀譽河東太守漢季布見近字

豈自知爲雲中守漢田叔爲漢中守孝文召問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虜常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貫高等謀反天子下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舒自髠鉗隨王以身死之｜｜｜｜｜｜｜哉敵人爲舒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舒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守

使民威重於郡守漢寧成見人字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漢陳咸爲北海東郡南陽太守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

將掾史長史皆令開門自啟不得踰法公移勑書曰｜｜｜｜｜｜｜｜｜｜｜｜｜之何得然哉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後漢袁安見爲字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魏杜畿見曹字取一錢太守魏志載後漢劉寵會稽號｜｜｜｜好論縱橫舉爲遼東太守晉王衍見衍字豫章不宜太守晉范寗見死字戲勝補宣城太守宋羊元保見郡字不解作主者吏但能爲太守梁謝朏見吏字折臂太守梁劉之遴初寄居南郡郡夢前守袁彖

曰御使當爲｜｜｜｜即居此中之遴後斗升墜車折臂右手不得屈伸再爲南郡太守周捨戲曰彈復主生可橫政過陌巷無枕以

頭子易置留守五代王守思漢隱帝時以使相留守西京周太祖爲樞密使過洛守思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令白文珂代之守思方詣館謁主于客次吏馳報斬留守視事于府矣守思大驚遽罷去史臣曰守恩文珂皆漢大臣周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周祖于漢未有開隙而所爲若此蓋綱紀蕩然以爲常事故爾

【獸】諸君徒能走得獸（漢蕭何傳見功子）乞自比禽獸（吳孫奮權子也初封齊王孫皓時禁錮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四十奮奮|||||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使賜死奮叩頭千下乞命不聽）人君宣校勇於猛獸（吳張昭為軍師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昭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權謝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權每手擊以為樂）射殺南山白額猛獸（晉周處見害字）良臣如猛獸（晉載記石季龍時豪戚侵恣賄賂公行季龍志之擢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犯獸（晉載記石季龍好獵期將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權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誣以||死者百餘家）德感神明斃二猛獸（梁良沈王素見斃子）送還王羊金獸（梁阮孝緒出繼從伯遺財百萬）

愿歸李緒一無所納以歸從伯之姊乳人憐其傳重辛苦篇玉羊金獸等物與之李緒職惰啓父送還

不射南向鳥獸後魏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西入關勝欲西赴爲神武襲敗遂奔梁武孚過之求還西魏梁武親餞南苑自是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

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北齊高德正傳文宣將行禪代事婁太后曰｜｜｜｜｜｜｜｜｜｜｜｜｜｜｜｜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議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教汝說山

忽有六駮食猛獸北齊張華原爲兗州刺史有幹略達政體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人謂政化所感

鐵猛獸後周蔡祐從文帝與齊神武遇于芒山祐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曰此｜｜｜也皆避之

晝火坑去猛獸北齊由吾道榮見步字

暴過猛獸隋庫狄士文見文字

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後梁主蕭歸周武帝平齊歸來朝于鄴周武未之重也與之宴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歸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爲朕舞乎歸曰｜｜｜｜｜｜｜｜｜｜｜｜｜帝大悅

豈

復快心於一獸 唐唐儉從太宗獵一豕躍及壁儉投劍斷豕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陛下神武定四方｜｜｜｜｜｜｜云云 顧視如猛獸 五代張彥澤見光字

〔臭〕是口尚乳臭 漢高祖二年魏王豹反漢王使酈生說下之不聽漢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擊之問食其魏大將雖之對曰柏直王曰｜｜｜｜｜不能當韓信騎將雖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雖之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等果擒豹

開棺臭 漢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哀帝即位稱帝妃太后後又更號皇太太后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哀帝崩王莽秉政奏貶爲定陶共王母又言共王母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請發冢取璽綬既發冢崩壓殺數百人葬復奏共王母棺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奏可既開傳太后棺臭聞數里

銅臭 後漢崔烈見爲子

聞水腥衣臭 吳諸葛恪爲太傅將孫峻欲爲變與孫亮謀置酒請恪恪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投衣衣服亦臭嚴

羣趨出犬銜其衣將曰犬不欲我行邪遂升車果被殺怪公血臭晉佛圖澄傳見蔥字

萬載遺臭晉桓溫見笑字到溉尚有餘臭梁到溉爲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尚書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輙相執致容曰丨丨丨丨丨丨遂學作賣人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譏云

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後周梁王蕭詧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

〔祝〕令弟子誦三番神祝晉鳩摩羅什覺四大不愈口出三番神祝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與衆僧告別死于長安以火焚尸薪盡形碎惟舌不爛

〔授〕天授史記漢文紀見力字沛公殆天授漢張良陳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立爲楚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常用其策良爲它人言皆不省良曰丨丨丨丨丨丨故遂從不去漢韓信見伍字竟予色授漢司馬相如賦見都字

夜講晝授後魏賈思伯爲都官尚書以侍講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

業至是史延儒生｜｜｜性謙和頤身禮士雖在街遇停車下馬

我非奴何忽此授 北齊陽休之領中書監謂人曰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遷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爲燕郡王休之謂所親曰｜｜｜｜｜

夢兩人常相教授 後魏江式父祖善蟲篆詁訓式少專家學數年中｜｜｜｜｜｜｜｜乃寤每記識

〔售〕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 漢宣帝爲皇曾孫時｜｜｜｜｜｜｜｜｜亦以是自怪讎音售

〔瘦〕相馬失之瘦 史記滑稽傳見地字

明公何瘦 魏呂布爲曹公所縛布問公曰｜｜｜｜公曰卿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會溫氏園公曰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

召優使說肥瘦 魏吳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文帝詔群臣會質所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欲盡歡｜｜｜｜｜｜真負貴恥見戲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時驃騎曹洪輕車王忠言將軍欲使上將軍肥即冝自爲瘦真怒拔劍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機上

肉美貲吝爾不捶恨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求樂卿耳何至此邪質爾此之

曰朱鑠敢辰生諸將軍皆還鑠性急拔劍斬之遂使罷也生欲使上將軍服肥即

宜自爲瘦見上識鑄像臂肥非面瘦宋載容見肥字癡肥狂瘦

齊沈昭略傳見癡字逢廣平王據鞍抗禮自言馬瘦後魏王瓊見墜字

惡不損瘦隋張衡爲煬帝所忌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幸汾陽衡上謁帝————以爲不念

答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後人言衡譖訕賜死

〔胄〕遙遙華胄梁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閭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白子喬後昌寓掩

口笑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隋虞世基傳煬帝自東都還長安賜天下

大酺爲五言詩詔群臣詩成者奏之帝覽著作郎王胄詩而善之曰——————詞清理潤其在

世基意存理新惟屢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五十候

【侯】聽者事之候 史記韓信傳蒯通曰|||||已計者事之機也 遠斥候 漢李廣見識字||從漢耿秉爲將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樂爲死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漢揚雄解嘲曰令大漢||||||||

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後漢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茘支奔騰險阻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帝敕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注羌字伯游汝南人既上書帝從之章報棄官還家不應徵召

【后】終身不覩君王后 史記齊湣王死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庸敫女奇其狀貌與私通法章後立爲襄王立女爲君王后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

諫採籌立后 後漢胡廣爲尚書僕射順帝欲立后貴人有寵者四人議欲採籌以神定選廣諫乃止

兩婦預爭爲皇后 魏武下令曰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或勸術遂即帝位術曰曹公尚在未可也云云志計已定

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 隋楊素爲御史大夫時妻鄭性妬悍素忿之曰

｜｜｜｜｜｜｜｜

｜｜鄭氏奏之生元言｜｜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

皇后五代楊光遠爲人病禿折〻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于吏事晉出帝時自平盧節度舉兵反敗

｜｜｜｜｜｜｜｜誅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人爲之語曰｜邪相傳以爲笑

〔冠〕借冠後漢冠恂見并字　蕭條萬里野無遺冠後漢竇憲令班固作燕山銘

｜｜｜｜｜動足遏掠閑目覩冠晉劉琨在并州上疏曰自涉州境白骨橫野｜｜｜｜

｜｜｜｜

〔茂〕出爵不待廉茂漢梅福曰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慶賜不須顯功漢家得賢於此爲盛

天下俊秀王叔茂後漢黨錮傳見禮字　以官易富鄧元茂魏鄧颺字元茂曾與李引爲尚書爲人好貨許臧艾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語曰｜｜｜

｜｜松栢之姿經霜猶茂晉顧悅之見寒字

〔漱〕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晉孫楚見群字

〔唳〕爾如狗耳爲人所唳 後魏宋弁與李冲有隙而與李彪交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奏〕爲疑奏 漢兒寬爲廷尉卒史時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用習事不署曹爲從史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上問湯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湯爲奏讞掾

受人金錢作章奏 漢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明法律善因事爲執納說多從常丨丨丨丨丨丨丨卒以此敗

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鬭不如巧爲奏 漢王莽居攝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恐危劉氏謝宗族百數人攻宛不得入而敗張紹者張竦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不罪竦因爲嘉作奏稱莽功德莽封加爲師禮侯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伯松張竦字也

反支日受章奏 後漢王符傳見支字

常畜好刀筆

及版奏耗張阮爲翊人爲郡小吏家富而門寒忽無以自達｜｜｜｜｜｜｜｜諸大吏有之者輒給與之由是見識

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晉桓伊字叔夏爲右將軍善音樂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召赴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曰｜｜｜｜｜｜｜｜｜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初得鼓吹羞使奏齊張敬兒乜對字

疾甚悉焚章奏唐爲周中書令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晉委奏君之惡取月後名吾不爲也

任瓌卒懟有司對伏白奏唐任瓌爲通州都督卒有司以在外對伏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朕不能事者數日令瓌喪所司不以狀奏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不對伏奏

能辨令狐楚爲太原奏唐令狐楚在太原掌書記李說嚴綬鄭儋繼爲帥德宗每省太原奏能辨楚所爲數稱之

李寶情爲奏唐肅祐見家字

〔鬭〕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 史記商君見貴字 家自爲怒人自爲鬭 史記張耳陳餘說趙辭 廉藺爭如兩虎共鬭 史記藺相如傳見交字 兩虎食牛甘必鬭 史記陳軫見虎字 道遠險狹猶兩鼠穴中鬭 史記趙奢見勝字 諸生寧能鬭 漢叔孫通見貴字 擅長鄉爲沐猴與狗鬭 漢蓋寬饒見狂字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 後漢寇恂字子翼爲潁川太守時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寇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勑屬縣盛供具備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光武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出結友而去 伏不鬭 後漢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自伏生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 不喜合鬭但喜解

闘 後漢呂布在徐州時袁術遣紀靈等攻劉備求救于布布䡖赴之屯沛城外遣人召備幷請靈等共飲布謂靈曰元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耳乃令植戟于營門布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可令決闘布一發正中戟支衆軍皆驚曰將軍天威也各罷去

魁期與鄉佐闘 後漢周黨遊學長安初鄉佐嘗辱黨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輟講還廣武｜｜｜｜｜｜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與歸養之自此勑身修志後著隱操

社中木上有鳩闘 後漢楊由蜀郡習風雲占候嘗從人飲勑御者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趨去後主人舍有闘相殺者人問何以知之由曰向｜｜｜｜｜｜｜｜此兵賊之象也

拍孝長負楯闘 魏杜襲傳 見習字

占安平太守舍鳥與鷲闘 魏晉闘 見章字

占失妻

令牽擔豚人共闘 魏晉輅有人失妻輅爲卜令明旦於東陽城門間擔豚人牽與共闘如其言豚逸走入人舍即共逐之豚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鄉等誰能忍饑闘 晉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擊賊杜弢賊逆保冷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

｜｜｜｜｜｜｜邪郡將吳奇曰要欲忍饑十日晝當擊賊夜分牖魚足以相濟佩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向武昌佩逆擊大破之

君名壯勇何不出關君若健將何不入

關晉毛寶字碩真爲廬江太守從溫嶠陶侃征蘇峻峻將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君是毛廬江耶寶曰是晃曰｜｜｜｜｜｜｜｜寶曰｜｜｜｜｜｜｜晃笑而退

閑牀下蟻動謂之牛鬬晉殷仲堪父見日字

吐谷渾去弟以

弟怒馬鬬晉吐谷渾見歎字

鳳埭吏錄鬬宋鄭原平見平字

與既陽

縣吏鬬齊王敬則當｜｜｜｜｜｜｜曰我若得既陽當職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司徒公矣及後爲令過此吏吾厚曰汝何時得司徒公耶

吏

黃黑蟻陣鬬北齊神武紀自東西魏交兵鄴下每先有｜｜｜｜｜｜｜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武定四年神武將西伐是時黃蟻盡死神武圍玉壁五旬不拔死者七萬人已而有疾班師身竟

江

南牛象鬬北齊邢斲傳見南字

能與霹靂鬬北齊薛孤延從神武閱馬於北牧道

逢暴雨大雷電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按捎直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爲獼猴與狗鬬北齊魏收以文章顯而輕疾好作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帝寵狎之毋與鵶兒鬬唐高仁厚將蜀兵數敗黃巢軍賊覘蜀兵爲鵶兒每戢歟械曰|||||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鬬唐李罕之傳見虎字醉與虎鬬唐鍾傳見狀字妻勸異居易置庭樹烏雛令鬬唐邢君良見雛字

【豆】食須買以筆豆史記范雎見睢字種一頃豆漢楊惲見芋字羹芋飯豆從翟方進見戚字一斤黃金易五升豆後漢馮異傳見池字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後漢祭遵見壹字以素木瓠葉爲俎豆後漢劉昆見首字筭小豆吳趙達善治|取||數斗擿之帝上立處其數驗之果信駑馬戀短豆晉宣帝爲魏太傅舉兵發曹爽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于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

深而智不及｜｜｜｜｜必不能用也已而累然篙豆魏志作揆豆繞主人宅散小豆

晉郭璞避地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

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璞陰令人賤買此

婢復為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婢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攜婢去劉景升牛啖十

倍蜀豆晉桓溫見育字破雞視粟豆齊傳炎見聖字有蟲集身如鳥

豆齊王歌剛見身字供腐米臭魚菫豆後魏盧昶使齊孝文南詩齊明酷遇之｜

｜｜｜｜｜｜祖大怖決汗橫流使選李文責之罷然至日妻為親表設豆餅

恖減馬豆北齊庫狄伏連見蒜字為宋璟設食數杯菜兩器蒸

豆唐盧懷慎見簞字粮盡擲豐魯刀切野豆也豆唐夏侯端招諭關東會竜汴二州巴

降王世充道塞｜｜｜｜｜｜以食持節卧起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蜀豆唐李

林甫為相以語動諫官曰君等獨不見立伏馬乎｜｜｜｜｜｜｜｜｜｜一鳴則黜之矣雖欲不鳴得｜

于由是諫爭路絕 天子遣宮人自肩麥豆五代李茂貞傳見磨字

【竇】本問豪强如馬竇後漢周紆見癃字 脫衣露頭竄狗竇晉光逸見祖字 進食從竇唐高宗王后見院字 襲兗州入從竇五代梁劉鄩見油字

【漏】夜雨泣屋漏吳孟仁初為縣騎營軍夫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後泣至三公 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齊武帝見響字 恐濕書以被遮屋漏齊虞龢見濕字 作馬上刻漏隋耿信善天文算術有巧思丨丨丨丨丨世稱其妙 以尾為之當不漏唐谷那律為宏文學士從太宗獵遇雨沾漬因問油衣若何而無漏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帝悅其直

【陋】領軍不肯補隊主以其形陋宋沈攸之見大字 斷髮文身其風陋晉劉禹見鄙字 徐勉不用為尚書郎以其形陋梁周宏正見相字 遂陋唐文歌奉見帶字

〔耨〕負插以耕屬鞬以耨晉劉琨見瑒字

五十一幼

〔幼〕荀非關力何患童幼後魏陸琇年九歲其父建平王馛有傳爵之意謂曰我年已老屬汝沖幼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曰||||||||馛奇之遂襲爵

〔謬〕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晉齊王攸|||||||||默後反之君

研尋左氏豈求服杜謬北齊張雕見稱字至忠但曉謬唐蕭至忠見忠字

五十二沁獨用

〔枕〕石非可漱流非可枕晉孫楚見群字雖復並坐可横政恐陋巷無枕梁劉之遴見字字

〔任〕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史記齊綰忌見五字陳平難獨任

漢高祖見餘字以不善識故不能任後漢鄧興見識字當處治中別

駕之任蜀龐統見才字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晉秦秀素經鄧貫充

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吾將哭以送師或止之曰昔蹇叔知秦

軍必敗故哭送其子今吳有目七之形之哭也既爲不智且不敬之罪秀乃上子陛下若能

任臣當聽臣自任晉馬隆爲司馬督將兵戎攻及河西武帝臨朝而歎隆進曰臣能平

之帝問方畧隆曰||||||||云云餘見石字俟天下太平然後議

其任晉庾翼見闇字見其使才雖履艱闇亦當其任晉謝元字幼度

爲南郡相時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叔父安以元應舉中書郎郗

超素與元不平聞而歎曰安遺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以爲不然超曰吾與元共在桓公府

|||||||||||||所以知之|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晉何

充執政庾翼賤紀表以後任委息愛之充曰荊楚國之西門||||||||||||||哉

【讖】

臣不讀讖 後漢桓譚字君山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簡易不修威儀世祖時爲議郎給事中帝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疏曰令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詿誤人主臣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聽納讖記又何誤之帝省奏不悅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臣不爲讖 後漢鄭興字少贛光武時爲大中大夫帝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曰｜｜｜｜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曉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以不善讖故不能任

殺曇無讖 北史沮渠蒙遜王北涼有罽賓沙門曇無讖能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溫通發覺奔涼州蒙遜寵之號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蒙遜諸女子婦魏太武聞其術召之蒙遜不遣遂｜｜｜｜太武後滅涼讖奉順牌作讖

盧鉉挾讖 唐吉溫傳李林甫惡楊慎矜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逮捕楊氏親屬賓客曾史敬忠自致慎矜以左證具設自誣而讖不得御史

一一索其家一一以入于是慎黔兄弟皆死

【鴆】能多少飲鴆一魏太祖習吏野舊至尺一一一一一一詔復夫人將引鴆魏鍾繇見崇字鞭王饒獻鴆晉穆帝見爲字遺王愷雖鴆晉石崇見雖字

【禁】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史記韓非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史記淳于髡見聯字哉多陰謀道家之所禁漢陳平封曲逆侯傳子至曾孫坐事國除始平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復封終不得酉卒犯之無以禁漢李廣見識字抆拭尚方禁漢朱博爲左馮翊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亦縱舍時有大貸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竊欲湔卿恥抆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

姦有功劾博擢禁違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事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疏姦贓大小不敢隱情博知其對以實延令就席受敕自改拔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民搖手觸禁 漢書貨志王莽時｜｜｜｜｜不得耕桑

川瀆並決莫之敢塞游獵踈稼而莫之禁 後漢朱穆傳注義穆絕交論語

故犯妖禁 後漢郅惲傳趙興見死字

高陵晝關羽麗德以激于禁 魏于禁見德字

無刃之物無毒之蟲不可禁 吳質齊見悟字

頭可斷舌不可禁 唐郅渾與張延賞為相延賞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

【喋】詔復夫人饕椒致喋 魏鍾繇見椒字

【蔭】十餘年依宿樹蔭 後漢范冉見宿字

喜樹木交蔭 宋陶潛見卧字

會所有雲垂蔭 齊武帝高帝長子也宋世起義時武軌之大嘗士走日大斂令各折割杖

自敵言未終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家叔晚登僕射猶賢尊君以鄉爲初蔭齊沈文季傳見財字趙郡王拜鄭述祖不拜鄭遺蔭北齊鄭述祖見祖字

五十三勘與闞通

【憾】王導勸釋横塘之憾晉孔群見目字魏收縮鼻不釋憾北齊崔㥄見㥄字子翼詈人人都不憾隋劉子翼峭直書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言李百藥曰||||||||

【琀】家無珠玉含唐李大亮官大將軍爵郡公卒將斂||||

【闇】亦作闇晻伯仁名重而識闇晉周顗母傳見秀字社公志大而識暗陳侯安都傳見壯字

【參】曲名漁陽參後漢禰衡傳見撾字

五十四闞

啗單雄信死割股肉以啗（唐李勣見二字）以餅拭手徐啗（唐宇文士及見手字）

濫奉高之器譬諸汎濫（後漢黃憲傳見汎字）

纜勍船人更增舸纜（吳甘寧見兒字）曳繡爲帆云何未有錦纜（唐杜亞見沼字）

五十五豔與豓通

豔推泗州刺史文表華豔（隋李諤傳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文帝詔付所司推罪）

厭語數日不厭（史記商君見席字）乞身幸未厭（唐蕭嵩乞骸骨元宗曰朕未厭卿何庸去手嵩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

逆帝以其言切許之語王霸袞袞不厭唐高適尚節義｜｜｜｜｜｜｜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紳所推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唐石雄破烏介可汗平澤潞素爲李德裕識拔自鳳翔節度代歸會德裕罷白敏中振曰｜｜｜｜｜｜｜｜拜神武統軍雄怏怏卒

塹免勃海太守歸築塹後漢周紆見給字長江天塹陳孔範爲都官尚書自以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將帥微過即白後主奪其兵以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群臣請爲防備範奏曰｜｜｜｜古來阻隔敵軍豈能飛渡臣自恨位卑敵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尋隨後主入長安隋文盡其過惡流之遠窮禦地道掘長塹後周韋孝寬守玉壁齊神武鑿地道攻之孝寬掘長塹積柴貯火敵人在地道內者以皮鞴吹之火氣一斷即灼爛方戰賊爲我實塹唐荔非元禮從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中潬元禮守羊馬城賊麾兵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元禮曰公欲守邪戰邪光弼曰戰曰｜

卜｜｜｜｜｜｜｜復同經光弼曰吾恩不及此急之違欲賊

〔斂〕頭會箕斂漢張耳陳餘記趙豪桀辯注曰秦吏到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晚

節吏重斂唐經傳見歛字

〔殮〕甄后死不獲大斂魏文郭后傳見口字金縷寶綃乃得殮北齊

李元忠見綃字為相卒尸不能殮五代姚頊見歛字

五十六㮇

〔店〕教令賣皂莢掃帚於宅後小店宋劉休妻見帚字卜人失

馬令買魚東壁門南第三店隋楊伯醜見論字

〔念〕燕居深念漢陸賈傳見將字生稱我何念同上令取往物後

取令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晉置郡王鑒高帝子也鎮姑孰時有發桓溫女

墓得金銀器甚多條以答闢數以物賜之鑒曰｜｜｜｜｜｜｜｜｜｜｜｜吏長史自往修

下欽

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五代漢史宏肇見本字板橋王氏劍五代馮暉晉時爲義武節度得夷落心漢末夷落大爲邊患復以暉爲節度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歸暉其首領指其佩劍曰此｜｜｜｜｜｜｜耶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俯而取諸腰間若將就之因擊殺首領以言俞諸族逆不敢動以瓜置尚玉樓項試劍五代南漢劉晟見項字

五十八陷與鑑梵通

五十九鑑

〔鑑〕此丞相天緣明鑒北齊祖珽爲神武倉曹參軍請根之際令與獻佳子先宣敎出倉粟十車爲參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光神武信而釋之出而言曰｜｜｜｜｜｜｜吳賣珽所爲太宗常保三鑑唐魏徵見七字既孤不復視鑑唐韓阜說麵父洗｜｜｜｜｜｜｜

〔監〕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史記田仁任安俱爲衛將軍舍人二人家貧無

鐵與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爲言曰不知人識家監也任安曰｜｜｜｜｜｜｜｜｜｜已衛將軍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又見瞞字

淳于衍夫令求安池監漢宣許后見生字　我已三爲中書監北齊陽休之見敕字　酒醒寢中書監北齊魏收文宣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令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武才雄於率爾久舉而未訖比武帝已酒醒不重書惜仍不奏事竟寢

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唐蘇世長見直字　自稱秘書外監唐賀知章晚年縱誕｜｜

｜｜｜｜｜

四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九終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六

回溪錢諷正初編集

十二昔

【腊】欲化不得鬱為枯腊 漢楊王孫曰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哉

【惜】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後漢楊修為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則難為功操出教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修曰夫｜｜｜｜｜｜｜｜｜｜｜｜｜｜｜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回師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記答物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何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氏之甥慮為後患因事殺之 老物不足惜 晉宣帝張后見憎字以手撫牀曰此座

可惜 晉衛瓘字伯玉武帝時為司空以太子不能親政事每欲陳啟發之而未敢發後會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帝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言

池魚復何足惜 晉王承字安期為東海太守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邪有犯夜者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原送還家

推女示之曰此而可責亦當不惜 晉孟昶妻周氏見色字

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 宋江智深太子中庶子僧安子也孝武時為吏部郎上每酬宴輒詆羣臣并使相嘲訐帝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智深伏地流涕

朝廷惜卿卿宜自惜 陳姚察累居父母憂兼齋素日久後主見其柴瘠謂曰｜｜｜｜｜｜｜可停持長齋

崔司徒可惜 後魏太武帝見哀字

如唐儉輩何足惜 唐李靖突厥頡利欲內附太宗詔靖迎之又遣唐儉慰撫靖謂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行人在

鈠柰何靖曰機不可失丨丨丨丨丨丨丨哉 韓愈可惜 唐韓愈爲兵部侍郎時鎮州殺田宏正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危之元稹言丨丨丨丨穆宗亦悔詔度事宜無必入愈入延湊聽命 生不逢時死烏足惜 唐溫璋爲京兆尹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人璋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仰藥死

【舃】孝文足履華舃 漢東方朔見帷字 鳧舃 後漢王喬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舃詔尚方識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不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上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人無知者百姓立廟號葉君祠 遺鈿墮舃 唐楊貴妃見花字

【刺】食雞子以筯刺 晉王述見子字 斫斫刺刺 晉揚駿字文長武悼后父也惠

帝時爲太傅輔政駿傲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
於門大呼曰||||又溫縣狂人造書曰光光文
長大戰爲墻毒藥雖行戰還自滿及駿居内府以戟
爲衛爲及賈后誣駿反以兵攻駿府駿逃于馬廐以
戟殺之其言果驗 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

直刺 後周耿豪從周文戰芒山謂所部曰||||||||||||||慎莫畏死|||
遂大呼直入咸謂豪死餓奮刀而還曰吾豈樂殺人
但壯士除賊不得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
異人也遂坐 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

唐張說爲天兵軍大使時王晙誅河曲降鹵九姓等
皆疑懼說輕騎詣其部慰安之副使以鹵難信不宜
涉不測說曰||||||||||||||||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

【脊】折天下之脊 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
||||||虎脊 漢天馬歌見毘字 登三臺脊 北齊文宣耽酒淫暴三臺高二十七
丈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
走騎從雅舞折旋中節見者寒心

【積】

夢金玉之積史記趙孝成王見山字

襞積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褰縐鬱橈谿谷注曰今之裙襬言｜｜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縐屈曲如谿谷襞音壁

內茀鬱憂哀積漢廣川王見聊字

士卒死傷如積漢司馬遷見血字

得白魚於茅積晉張華見鮓字

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晉羊祜都督荊州｜｜｜｜｜｜｜｜｜｜｜｜｜｜｜

蘆生不止自成積晉五行志見荻字

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晉五行志義熙初謠曰｜｜｜｜｜｜｜｜｜｜｜｜｜｜其時官養蘆循龍以金紫而循舉兵內伐遂成讎敵及循之敗斬伐其黨如草木成積也

夢得鹿皮一積梁吉士瞻見祿字

一搨置笏猶重積唐崔琳見笏字

謀亂約夜焚槀積唐段秀實為邠寧留後別將王童之｜｜｜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有告者曰｜｜｜｜欲火則亂夜中果火發秀實令曰敢救者斬明日捕斬之

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五代唐宦者張承業莊宗為晉

王時委以軍國之事莊宗於太原須錢蒱博賞賜伶人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置酒庫中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因指錢積呼繼岌小字曰｜｜｜｜｜｜｜｜｜承業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以語侵之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泣曰爲王惜庫錢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召莊宗莊宗聞召甚懼太后使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

【磧】乘霧行磧 唐蘇定方見行字 徑莫賀延磧 唐裴行儉伐十姓｜｜｜｜｜｜風磧晝冥導者迷將士飢之行儉止營致祭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知其處衆以方漢貳師 庸能終老沙磧 唐沙陀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以其子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得罪于朝舉宗奔□□其首長欲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禁大會騎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卽倡言今黃巢爲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哉□□知不留乃止

【迹】同跡蹟 見大人迹 漢郊祀志見公字 唯恐人知其吏迹 漢直不疑

見字

金 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宋張暢爲孝武安北長史隨鎮彭城魏太武南征文帝遣太尉江夏王義恭同鎮義恭欲棄城歸參軍沈慶之欲保壁城長史何勗欲自海道還都暢曰今軍食未窘豈有捨萬安之術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孝武曰長史言不可異也蹋

壁橫得七跡梁羊侃見尋字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

屏跡後魏宋世良見隄字自反爲跡北齊廢帝見反字抽攻城木造橋

觀晉州聖人跡北齊後主爲淑妃字小憐周師取晉州帝至攻之城陷將士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妃妝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俗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妃欲觀之帝｜｜｜｜｜｜｜與妃虔橋橋壞乃還

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北齊彭城王淑見公字正史云豈必勤誇筆迹

劉地不滅血跡北齊斛律光見語字僞

作牛道恒書又爲落燼燒迹後周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時北齊揚州刺史牛道恒貽謗邊人孝寬患之乃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

還令送於敵營故其經略皆不見用題詩清水亭長幼皆就讀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後周申徽見像字不能著形迹唐魏徵為尚書左丞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遠嫌疑是宜責也帝謂彥博卿行讓徵徵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悟文人巧工自謂己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見蕪辭拙迹唐吳兢傳見壁字穆宗嘗於佛廟見其筆蹟唐柳公權自夏州書記入奏｜｜曰朕｜｜｜｜｜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拜為侍書學士命工於衣繡莊宗手迹五代高季興見失字

【席】不自知鄰之前於席史記商鞅因景監見秦孝公語事公時時睡不聽罷公怒景監曰子客妄人耳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復求見孝公益愈然未中旨而罷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後復求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

見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驩之甚也曰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然亦難比德於殷周矣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史記魯仲連傳梁使新垣衍於趙欲帝秦仲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耳昔齊威王嘗爲仁義而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赴於齊曰｜｜｜｜｜｜｜｜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云云

拔刀斷騎奴席史記任安田仁見監字

平原君側行撤席史記鄒行見讐字

連四海之外以爲席漢東方朔客難

三月不同席漢淮南王安生子遷爲太子孝武時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反恐太子妃知而內泄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之

夜半前席漢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文帝｜｜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漢竇嬰見李字

血汙王坐席

漢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後又丨丨丨丨丨丨郎中令龔遂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陰憂象也宜畏愼自省賀終不改節升前殿俛首刮席後漢更始見視字拭夫子劍履机席後漢鍾離意見笕字未死之間可相與席後漢袁尚見里字獨立不就席後漢戴憑字次仲爲郎中光武詔公卿大會皆就席憑獨立帝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侍中重坐五十餘席後漢戴憑爲侍中正旦百僚畢會帝令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丨丨丨丨丨丨京師爲之語曰五經不窮戴侍中兗武威太守與諸生織席後漢李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給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魏李義叡幹皆馮翊東縣人建安初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以東數縣爲本郡義幹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當共作方牀耳黃門投鼠矢於甘蔗餳恨藏吏不與宮中莞席吳孫亮見餳字賦犬賦弩賦席吳朱異傳見犬字毋

販履織席蜀先主見蓋字入孫皓宮無席晉王濬見坐字凝塵滿席晉簡文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湛如也居榻縮獨處一室左右圖史｜｜｜｜濬如也不

悅王導作女妓設牀席晉蔡謨性方雅丞相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在坐不悅去導亦不止之犬便其席晉五行志桓元初拜楚王｜｜｜｜謝混見之先改

服拂席宋羊欣見欣字燒二弟東還所載綿絹紙席宋孔顗見客字

人生如樹花隨風有落糞溷有墜茵席齊范縝見墜字王儉

贈以蒲褥筍席齊宗測少退靜｜｜｜｜雅重之｜｜｜｜｜夢與褥席梁柳慶遠初其從兄世隆謂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慶遠開府梁

臥則乳至席後魏昭成帝見廟字獻七寶牀象牙席後魏韓務爲郢州判史｜｜｜｜｜｜｜｜孝文不受奮衣坐郭瑀席後魏劉延明見堦字夢

登樓賜坐席後周柳遐初在江南世父慶遠謂曰吾昔遠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曰我昨夢

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吾向晝寢又夢遊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徹及吾宜勉勵以應嘉祥也與梁柳慶遠傳事小異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後周蘇綽文帝夜問以治道卧而聽之綽陳帝王之道申韓之要帝起——————語遂達旦命徹舟中藉步綵席唐顏王敏節度劍南濟江舟中以綵席藉步命徹之曰此可服崇何賤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則舉席唐盧懷慎見障字郎謨以麻總髮持竹筍葦席唐元載傳見監字櫻屩豹席唐張志和見餌字爲宰相敗氈敝席五代李愚見館字陳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五代李昪傳見食字

瘠堯禹九年水湯七年旱而國亡捐瘠漢食貨志見具字注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或謂貧乞者爲捐瘠疲病

籍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爲屬籍史記商鞅定法————

｜太后憎之除門籍漢竇嬰見讓字口語籍籍漢江都易王建薨子建嗣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與姦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共王太后即易王母也遺徵臣書曰國中｜｜｜｜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后泣曰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吉歸致太后語王大怒擊吉斥之

誤置代籍漢孝文竇后見伍字康樂有王籍梁王籍字文海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作殆無愧色人謂｜｜｜｜猶仲尼之有邱明明之有嚴周時人比之項籍比齊高昂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

【釋】問張黶陳釋漢張耳見綏字吾無憾心不知所釋魏孫資見厚字

【螫】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史記韓信傳見魔字

【適】問會見儀適後漢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光武征隗囂融率五部太守兵與大軍會先遣從事｜｜｜｜｜時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武背使者交私語闇融問禮儀帝甚善之責天懟

令狐氏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後漢太原王伯妻見則字）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蜀董厥丞相亮曰董令史｜｜｜｜｜｜｜｜｜）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從足下從容之適（晉王羲之見對字）每一醉則大適（晉陶潛傳見世字）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宋庾悅傳見撫字）撫弄素琴寄酒適（宋陶潛見叢字）小子何敢無宜適（梁羊侃見兄字）魏收恃才無宜適（北齊魏收見蝶字）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北齊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或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此官寔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北齊陽休之爲吏部尚書與選稍久非其所好謂人曰｜｜｜｜｜｜｜｜｜｜｜｜｜｜真是樊籠矣）

【尺】罰步過六尺（史記商君見人字）得寸王之寸得尺王之尺

（史記范雎曰王不如遠交而近攻|||||||||||也）城中好高結四方高

一尺（後漢馬廖見瘢字）祖偃自恥身不滿七尺（後漢馮勤見妻字）無

北行一寸有留死一尺（後漢楊倫見寸字）啖野葛至一尺（魏武

帝見葛字）眉目疏朗鬚長四尺（魏崔炎聲姿高暢|||||||||||甚有威重曹

公敬憚之）感激蹋尺（魏劉仲始為長安市僧一為市吏所辱乃||||||折之遂行學問經明

行修後舉有道）荀勗律高於周玉尺（晉樂志見鮮字）河北土平氣均

蓬蒿高三尺（晉陳留見車字）教高祖為大字一字徑尺（宋劉

穆之見字字）車中乃可無七尺（齊王融見騶字）無卻生一寸有前

死一尺（梁臨川王宏傳見寸字）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後魏崔巨

倫見舌字）豈謂聲名勞七尺（後魏李彥之云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

||||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彊）屍縮止三尺（北齊陸法和見步字）為銅斗鐵尺

隋趙煚為冀州刺史以市多姦詐煚||||置於肆人便之 槍剗賊㗋騰高五尺 唐哥舒翰見㗋字 中和節賜大臣戚里尺 唐李泌見節字 獻銀大瓶至八尺 唐齊映為相罷不以為江西觀察使冀後進乃掐克獻貢以中帝欲初藩鎮銀大瓶正五尺李兼為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 妄言大谷有木千章度皆八十尺 唐裴延齡見章字 王界尺 五代唐六臣傳趙光逢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

【赤】論囚渭水盡赤 史記商君見人字 鬚甚似恨赤 晉桓溫見空字 大獵壽陽山爲變赤 後魏六修桓帝長子穆帝遣救劉琨帝爲後繼劉粲走帝因||| |||陳閱皮肉山|||| 血染甲裳盡赤 後周耿豪見裳字 馬周面澤赤 唐袁天綱見根字 發電赤奔虹赤 唐回鶻傳見驟字

【斥】公府故事有百適若斥 漢陳遵見闕字

【石】投汨羅負石 史記屈原見中字 疾居血脈用鍼石 史記扁鵲見醫字

用賢如轉石 漢劉向見山字 穀城山下黃石 漢張良大父開地父平皆相韓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求賊急甚良更姓名匿下邳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上顧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殊大驚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已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十三歲良從高帝過濟北果得||||||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注狙擊音覷謂狙伺之也

泰山之霤穿石 漢枚乘見幹字

射虎中草中石 漢李

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連十餘城任四千石漢吾邱壽王見二字

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漢梅福曰||||||||||||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將軍爲國柱石漢霍光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憂懣問所親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當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云云

拔距投石漢甘延壽見距字

爲官不肯過六百石漢邴漢兄子曼容養志自修|||||||||鄭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龔勝傳　蜀郤正字令先爲秘書郎秘書令自在内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故作釋譏曰九考不移有入无出謂三載考績九考二十七年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主父偃曰秦使天下轉輸北河|||||||||

率十餘鍾致一石漢食貨志衛青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

丨心如金石後漢王常初與王鳳起兵綠林及入南郡說下江兵後與漢兵合擊敗王莽前

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光武嘗于大會中指常謂諸將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丨丨丨丨真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

作悼騷賦繫元石後漢梁竦字叔敬兄松坐誹謗下獄死竦徙九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丨丨丨丨丨丨丨而沉之顯宗後詔還竦安定本郡竦閉門以經籍爲娛著書號七序班固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食者慙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高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食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蕭宗納竦二女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諸竇聞之譖殺二貴人陷竦以惡逆考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後漢崔寔見青字

我北海孫賓石後漢趙岐字邠卿爲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唐衡兄玹爲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玹又數爲貶議玹後爲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人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丨丨丨丨丨丨闔門百口勢能

相濟峽以貫告之遂以俱歸藏峽複壁中數年作乞屯歎三十三章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朽索懸萬斤石後漢費長房見上字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魏陳琳見游字遺子孫以二千石魏葛柔傳見孫字彼所求者於我尾石吳孫權稱藩于魏文帝遣使求大貝明珠犀象璫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羣臣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將士咸怒拔刃斫石蜀姜維拒鍾會于劍閣會不能克將議還歸而鄧艾由陰平入破諸葛瞻于緜竹後主請降于艾維被後主令投戈放甲｜｜｜｜｜｜｜｜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晉歐陽建字堅石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晉王衍見何字張載每行小兒擲瓦石晉潘岳傳見果字枕流漱石晉孫楚見羣字夾道累磁石晉馬隆為司馬督時羌人陷涼州河西斷絶武帝臨朝而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募勇

士三千五百鼓行而西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或｜｜｜｜｜賊負鉄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與樹机能大戰斬之凉州遂平

拜宣威將軍洛中奕奕慶孫越石晉劉輿字慶孫其弟琨字越石中山人著名當時京都為之語曰｜｜｜｜｜｜｜｜｜卿恒無閑泰常如舍尾石晉卞壼字望之為尚書令裁斷切直不畏彊禦明帝深器之于諸大臣最任職阮孚謂曰｜｜｜｜｜｜｜｜｜｜不亦勞乎壼曰諸公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第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宏駑痾耳若卞望之巖巖刀刀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歆爾耶

交州採磬石晉范甯見臺字賜七年粟百石晉劉殷見

當今之材以爾為柱石晉陸玩見棟字

煑白石晉鮑靚字太元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訪得李氏推問皆驗靚學兼內外為南海太守嘗行歌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煑之以濟

清康太守乃見海邊越王石宋虞愿見

蛇字席松葉枕白石宋闕康之見帕字母病見枯桑君令泄氣在亥鎮以西南白石朱蕭嬌妻見君字東南土氣偏詖不能感動木石齊蔡仲熊見平字道士云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至二千石齊徐嗣伯傳見蘆字到公石梁到溉為侍中宅齋前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武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並輸烏石即迎置華林園移石之日都城縱觀所謂丨丨丨也讀秦望刻石梁范雲初為齊竟陵王子良會稽主簿王勉日登秦望山雲以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大篆人皆不識雲夜取火記讀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不識雲讀之如流子良大悅西陵岸取迮船石梁江革為會稽長史將還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從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清貧如此求郡以年老愛泉石梁徐摛見郡字所用弓至二十石梁羊侃見弓字令雞人投籤於階石陳文帝見籤字性非柱石後魏裴植自南入魏

爲南兖州刺史撫｜｜｜｜所爲無恒兖州之還也自以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表請解官隱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忠倹易明如玉石後魏高閭見倹字爲文雖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後魏祖瑩見杼字遣令凡子殮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置尸盤石後魏隱逸馮亮卒於嵩高道場｜｜｜｜｜｜｜｜｜｜｜｜｜｜｜｜｜｜去人數里積十餘日乃焚之時嚴冬雪鳥獸飢窘而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吹帢巾又以亮舊識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爲虫鳥盜食亦不傷肌膚焚燎之日素霧回繞自地屬天道俗異之背腫塗練石北齊馬嗣明見腫字賑貸聽用萬石遂出十五萬石北齊李元忠爲光州境內儉表求｜｜｜｜｜｜｜元忠以不救其弊｜｜｜｜｜｜賑之朝廷嘉而不責射伏兎中草中石後周李遠見兎字母祓禊泗濱得浮磬石後周高琳見精字若子孫不能保家碑徙與人作鎮石隋秦王俊傳見碑字

雲起言而藥石 唐韋雲起初仕隋爲符璽長隋文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曰侍雲起曰述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此不便眷帝顧述曰｜｜｜｜｜｜也

進藥石之言故報以藥石 唐高季輔見乳字

高宗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唐唐臨見寃字

賞罰者政教之藥石 唐魏元忠曰｜｜｜軍國之紀綱｜｜｜｜｜

流涕見省中盤石 唐薛元起見制字

臣言如持水投石 唐李綱見書字

斯人食鐵石 唐和逢堯見人字

若碑頌者徒遺人作矴石 唐楊瑒任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于人書名史氏足矣｜｜｜｜｜｜｜｜｜｜耳

吐蕃歲取麥積石 唐哥舒翰見麥字

足蹶葱嶺大石 唐李嗣業見堅字

胡椒八百石 唐元載見兩字

命百牛倒安國碑石 唐李絳見頌字

怒猊抉石 唐徐浩見屏字

李琢訪之命斸驪石 唐李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罷浙西以同里｜｜避不見及去｜｜｜｜立杜康祠於所

居東南盤石唐王縉見丞字鬱林石唐陸龜蒙傳陸氏居姑蘇門有巨石遠祖績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座右置止水一石唐孔若思為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明自足意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唐元行沖見物字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唐林蘊為韋皐推官皐死劉闢反蘊切諫闢怒且殺之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摩頸脅服之蘊叱曰｜｜｜｜｜｜｜｜｜｜邪康干石唐回鶻按野古部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化為石色蒼綴然節理猶在號｜｜｜求平泉醒酒石五代張全義唐莊宗時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譏已大怒奏笞殺之夢呑西江沙石五代王仁裕見集字贊者更其姓名以監軍諱石五代石昂見石字

【擲】亦作擿董卓以手戟擲後漢呂布見戟字張載每行小兒以

尾石擲晉潘岳見果字怒祖台之以盤酘樂器擲晉王國寶見罍字

會稽王於內省以敘擲晉王國寶見骰字六郎劇飲白擲北齊元文遙傳見風字

民訟以骰子擲五代董昌見直字

【射】

吒樓煩射史記項羽見煩字

刻木為蔣濟日夕射魏時苗見齊字

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晉崔洪自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薦郤詵代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而重之

遇游騎環合規百步立表而射唐王栖曜始將兵時涉危境｜｜｜｜｜｜｜｜｜｜｜｜每射破的危懼乃去

【盋】

上不見天生何盋漢廣川王去傳見聊字

甑已破矣視之何盋後漢孟敏字叔達鉅鹿人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敏曰｜｜｜｜｜｜

丨丨林宗異之因勸令學十年知名小損當大益後漢朱雋見對字其有知我

雖吳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後漢張升字彥直少好學多閲覧任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情不羈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丨丨讀易歎損

益後漢向長見生字買菜乎求益後漢嚴光見坐字訖太祖世官不

移財不益魏武卞后弟秉見弟字吾但恐有害不求益晉杜預在外鎮

數餉遺洛中貴要式問之預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曲隄雖險賊何益後魏宋世

良見隄字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隋李文博性貞介大業初薛道衡奏

為司隸從事房元齡謂曰比來激濁揚清多少文博屬聲曰今政源混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

知忌諱如此馬君論事無一言可損益唐馬周為中書令善敷奏動中事會

太宗曰我暫不見周輙思之岑文本曰丨丨丨丨丨會文切理丨丨丨丨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火色

鳶肩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卒年四十八一字不可益唐錢徽為翰林學士官人梁守謙為

院使見徽批監單表語簡約曰｜｜文章李益唐李益長
｜｜｜邪街之後罷為太子右庶子
于詩位禮部尚書時又有太子庶子李
益同在朝故世言｜｜｜｜以辨云

〔掖〕持臂也宮掖也正門旁小門也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後漢孔融見刀字不
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唐韓滉以宰相兼江淮轉運使
時劉元佐不朝德宗咨詔滉諷之及過汴元佐素憚
滉修屬吏禮滉入拜其母置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
天子｜｜｜｜｜｜｜｜｜｜｜｜元
佐悟泣滉以錢二十萬緡為元佐辦裝遂入朝

〔腋〕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趙簡子見舍字史記商鞅見諤字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史記劉敬贊曰｜｜｜｜｜｜｜｜｜｜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
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略云云一見物如蒼犬撠音戟高后腋史記呂后八年三月
祓還過軹道｜｜｜｜｜｜｜｜忽弗
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東平王欲
觀佩刀但舉腋漢王尊見勇字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腋後漢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鄉前在雁門食雁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挾燒斧於肘腋 後漢戴就會稽人為郡倉曹掾揚州奏太守成公浮臧罪使部從事薛安案倉庫收就於錢唐獄考掠就慷慨直辭又燒斧使就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肉焦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張目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絕滅又復燒地以大鍼刺背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云云就據地答言卿雖衘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就死之日當白汝于天與羣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之表其言辭解釋郡事馬通馬矢也

奕

洛中奕奕 晉劉輿見石字

琅邪王眼光奕奕 北齊琅邪王儼武成第三子後主時以和士開駱提婆曾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

曰||||||數步射人由是忌之後主二年除儼太保餘官悉解猶帶御史中丞時御史王子宜等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于是彈士開罪矯詔誅之儼亦尋敗

帝 題方書滿帷帝 唐李聽 見書字

弈 論博弈 吳韋曜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畧曰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披非六藝用非經國以變詐爲務以劫殺爲名而空妨日發業終無補益今大吳受命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士宜勉思王道愛功惜力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枰之木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云云

治國者譬之於弈 五代周王朴傳贊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驛 請謝賓客常置驛 漢鄭當時 見亦字 奏因具私馬爲驛 漢王

溫劉見事字公事自有郵驛後漢袁安見持字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魏荀粲字奉倩與傅嘏談嘏善名理粲尚元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觀蝎樂事何不早馳驛北齊南陽王見狗字述思賦成行一驛隋潘徽見賦字欲知四方貨殖低昂募駛足置驛唐劉晏見職字罷船頭白著捉驛唐劉晏掌財利有功于國舊吏陳諫者論以爲管蕭之亞大略謂至德後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晏始罷無名之斂云云中人怒不讓敷水驛唐元稹爲御史自東都石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參軍

[蜴]是非守宮即蜥蜴漢東方朔見數字人畏吏如虺蜴後漢左雄順帝時爲尚書上疏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也

〔液〕燭窮語未盡宮人繼以紙濡蠟液唐柳公權見畫字睛小兒歛蜂擣取液唐皇甫湜性卞急嘗蜂螫｜｜｜｜｜｜｜嘗魏元忠便液唐酷吏郭宏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宏霸獨後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㬥語于朝寘莖甘露液唐李寶臣節度成德引妖人作讖兆為丹書褫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為天瑞妖人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寶寘莖于液寶臣已飲即瘖三日死子惟岳悉殺妖人批回紇大酋類流矢液唐李正己見蠟字

〔易〕示孔融以所注易吳虞翻見箭字陳桃夢虞翻與道士布易吳虞翻見文字郭恩反從問易魏管輅傳郭恩字義博能易及仰觀輅從恩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又學仰觀語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至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及天文善易者不論易魏管輅見事字王衍與阮脩論易

晉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王衍時爲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衍族弟敦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乃歎服之

牀頭周易（晉王湛見枕字　唐王績見頭字）張華復生不能易（宋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見其新文每歎曰||||||也）三年不解易（齊陸澄見厨字）冠屨十年一易（梁到溉見章字）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後魏長孫道生見泥字）心怪二人遂誦易（北齊權會見篇字）令權會教子講周易（北齊崔暹見郎字）送僞造連山易（隋劉炫見書字）與何妥論易（隋楊伯醜見繪字）衣裘茵袵十年一易（唐韓滉性節儉||||||||盛暑不執扇）吾自性分不可易（唐李尚隱見知字）當以儒學易（唐元結祖利貞後魏常山王遵之裔利貞曰我承王公餘烈鷹大聲樂是習我||||||之）

（役）萬則僕千則役（史記貨殖傳見僕字）决者智之君疑者事之

役後漢馮衍見策字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後漢劉平字公子為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相史太守行縣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後漢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貧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庭泰曰||||||||||乎傳役後漢衛颯字子產為桂陽太守先是含洭曲江湞陽三縣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千餘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每一吏出傜及數家颯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役省勞息流民稍還使輸租賦同平民颯音立杖鍤荷斧請受下夫之役晉庾袞見色字聞京口哭左右曰伐陂之役晉諸袞見聲字安敢以親王寮家從廝養之役北齊王昕為魏汝南王悅太尉參軍悅好馳騁昕輒還悅令騎兵在前手自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悅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不拾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飲酒起自移床昕從執手板卻立悅曰我親起輿牀卿何偃蹇昕曰||||||||||||悅謝焉每灌園擬薪為有生

之役 唐元結父延祖見飽字

〔疫〕鬻棺者欲歲之疫 漢刑法志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獨臨淮牛不疫 後漢宋暉見李字

逐疫 後漢禮儀志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選侲子一百二十人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執戈揚盾以逐惡鬼于禁中黃門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殸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

〔跖〕少正卯之惡甚於盜跖 晉顧含見俠字

〔躄〕斬美人以笑躄 史記平原君勝相趙氏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請平原君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君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終不殺居歲餘賓客稍稍引去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曰以君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平原乃斬笑躄者自造門謝焉其後門下復來

占兄弟三人皆躄　魏管輅傳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曰卦中有君本墓大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饑荒之世利其數升米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恩涕泣服罪曰實有斯事兄弟躄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顧不及子孫耳輅曰火形不絶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割筋引躄　吳留贊見足字

尅管崇嗣先元帥而騎肅宗曰姑容老而躄　唐顏真卿見嗣字丨

持馬選老躄　唐段秀實見甲字

〔璧〕

遺鴻池君璧　史記秦始皇見事字

楚相門下意其盜璧　史記張儀見在字

文侯投以夜光之璧　史記鄒陽曰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完趙璧　史記藺相如爲趙宦者繆賢舍人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之趙恐見欺求可使秦者繆賢薦相如召見相如曰臣願奉璧往使城不入趙請完璧歸相如至秦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相如視秦王無意償城趙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倚

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請召有司案圖予趙十五都相如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許之相如度秦決負約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路歸趙云云

衣褐懷璧見上

張伯藏璧後漢鍾離意見覺字

給少府主簿璧後漢朱暉字文季有氣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試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白就就說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顯宗聞而壯之

連璧晉夏侯湛字孝若文章宏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初湛作周詩成以示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友之性

齊王敬則見傳字後周常孝寬為淅陽太守時獨孤信為新野太守同隸荊州政術俱美荊部號為||

符堅激獎世欲以公主嫁其壻楊璧晉符堅載記見世字

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後魏陸暐見陽字

【僻】買田宅必居窮僻漢蕭何見處字

【癖】馬癖錢癖左傳癖晉杜預見行字七歲有詩癖梁簡文帝雅好賦詩自序云｜｜｜｜長而不倦愛士癖唐楊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章孜孜諷玩人以爲癖雅愛項斯詩所至稱之繇是擢上第敬之嘗祖客灞上見閩人濮陽愿閱其文大推挹徧語公卿間會愿卒地癖唐李憕留守東都安祿山陷城憕坐留守府被害憕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墅彌望時謂｜｜譽兒癖唐王福時五子勔勮勃助勸等以文顯福時嘗誑韓思彥思彥曰武子有馬癖君有｜｜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辟】君也除也夢天官麟臺交辟唐尹思貞爲四門助教｜｜｜｜｜｜｜｜辟與親族｜敘說二日卒

【錫】拒董昭議九錫後漢荀彧見器字蔡謨戲云朝廷欲加九錫晉王導見尾字改九錫晉謝安見草字勸諸葛亮受九錫蜀李嚴見九字

【裼】甲不堅密同袒裼漢朝錯見同字

【戚】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史記秦孝公卒惠文君立誅衛鞅鞅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車裂以徇秦國右賢左戚漢文帝詔曰｜｜｜｜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奉宗廟輔親戚漢吳王濞反景帝以袁盎為奉常奉宗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吳注曰｜｜｜者奉宗廟之意指也｜｜｜者以親戚之意諭說也左親戚漢張良難酈生曰今天下游士｜｜｜｜棄墳墓注云左若棄避而委離之也以貴戚廢錮浣濯當復以貴戚後漢第五倫見國字

【感】亡國之餘得無感 晋周處當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其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謂吳人曰諸君ㄧㄧㄧㄧㄧㄧㄧ乎處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夷神委命不見流放之感 晋殷浩見空字

人皆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感 齊王琨宋順帝時爲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琨攀畫輪慟哭曰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

二火同食始同榮末同感 唐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初婚太宗使卜之繇曰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請晝婚則吉馬周諫曰婚合以夜不可黷禮帝乃止主高宗時坐巫蠱瓘斥爲房州刺史主從之主薨而瓘卒雙柩還京師

【績】亦作勣

貧富女會績 史記甘茂見光字

被遣寄止隣舍紡績 後漢姜詩妻見鯉字

五原土宜麻枲俗不知織績 後漢崔寔爲五原太守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民積草臥其中見吏衣草而出寔爲作紡績織紝束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

若以駑馬況陸績 蜀龐統見力字

自可復禹之績 北齊徐之才武成時

自左僕射出爲兖州刺史後主時徵還左僕射闕之才曰｜｜｜｜｜果重除左僕射以慠誕爲清高以緣情爲勲績隋李諤見狀字諫母自紡績隋鄭善果母崔氏恒自紡績夜分而寢善果諫曰兒封侯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荅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狥命也當散贍六親爲先人之惠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其可驕逸自敗名乎若言經則敗績唐武平一傳見久字

【寂】晝日無簾門階閑寂宋顧覲之爲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户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一切空寂陳姚察字伯審初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生

【壁】赤幟立趙壁漢韓信見食字家徒立四壁漢司馬相如見立字跂跂脉脉善緣壁漢東方朔見數字昭儀以頭擊壁漢趙昭儀見人字藏

孫賓石復壁後漢趙岐見石字以梁鵠書釘壁魏武帝見中字病蛇
懸北壁魏華佗見蠢字孫權欲見顏色常穿壁吳呂蒙見蒙字美酒
鹿肉在東壁吳趙達見箸字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
背東壁晉胡毋輔之字彥國嗜酒任達其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
輔之不以介意輔之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輔之歡笑呼入共飲
以針決中指墮理見血灑壁晉陶侃見翼字謝弈極罵但面
壁晉王述見子字以赤石脂泥壁晉王愷豪侈丨丨丨丨丨丨鹿不觸壁
宋盧度隱居廬陵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壁度
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
第來取食乃去拳打東壁齊巴東王子響武帝子也出繼豫章王車服與諸王異每入朝輒忿
以丨丨丨丨武帝後令還本齊王融見融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齊王僧虔
宋明帝時爲右僕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曰圖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慓駛之

不已則蹤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將以比座右銘病瘧者寫形帖着牀

壁齊桓康勇果驍悍從武帝贛縣起兵所經村邑恣行暴害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無不文愈出妻以挂履穿壁齊劉瓛見妻字諸子欲觀母命

穿壁梁王錫見侍字好事者徧題其文於河朔亭苑柱壁梁劉孝綽見編字王融書其詩於齋壁梁柳惲見扇字何智通被刺以

血書壁梁邵陵王綸見蒜字永興公主為殷叡字滿壁梁殷鈞見背字

橫行蹋堯廟壁梁羊侃見尋字掛寶裝胡牀於曇獻屋壁北齊武成胡后後主時為太后數出詣佛寺與沙門曇獻通又｜｜｜｜｜｜｜｜武成平生所御也僧徙弄曇獻有謂之大上者書見賢思齊於壁北齊樊遜見齊字為水殿香

塗粉壁隋秦王俊見羅字為文臥蹋壁隋薛道衡見臥字記田租以

鐵簪畫壁唐漢陽公主見租字上書有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

壁唐吳兢為右拾遺上疏元宗曰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魏徵王珪等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上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誠詞商略則蕪詞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等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措禮義大行云云

德宗幸凌煙視左壁唐蔣乂見讚字

月蝕東壁唐李泌貞元四年八月｜｜｜｜｜泌曰東壁圖書之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果卒

張圖浴堂殿壁唐李吉甫為相圖上河北險要憲宗｜｜｜｜｜｜｜每議河北事必指謂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所料

指寢堂西壁唐顏真卿見下字

韓全義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皆挂壁唐鄭珣瑜見診字

崔圖使繪齋壁唐鄭虔與王維張通汙賊京師平並囚宣陽里三人皆善畫｜｜｜｜｜虔等方怖死即極思祈解於圖卒免死

【甓】為桐壇以瓴甓史記孔子見樹字試發石車懸瓴甓魏馬鈞字德衡有巧思每患發石車敵人於樓上懸濕牛皮中以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乃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石飛擊城首尾電至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運甓晉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百｜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夜自燒塼甓晉吳逵見墓字

【的】閑門植的吳太史慈初北海相孔融為黃巾圍急遣慈求救於平原無由得出慈將兩騎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圍下人並驚慈至塹內植所持的各射之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明晨復如此無復起者因突圍出臣若赤心奉國當一發破的隋賀若弼為右武侯大將軍突厥入朝文帝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如其不然發不中也遂一發而中上大悅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唐虞世南見人字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

的唐王梅曜始將兵時涉冠境遇游騎環合乃|||||||||||弦懼引去

【鏑】射父以鳴鏑漢匈奴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輒斬之頃之以鳴鏑射其父頭曼善馬左右皆射之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射殺之而自立

射狗以鳴鏑北齊神武微時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至一茅屋將奔入有狗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犬斃有二人出持神武甚急其母目盲呵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因自喜暗相云云

射李后母以鳴鏑北齊文宣帝酗酒淫暴嘗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正中其頰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以馬鞭亂打一百

文皇帝身蹈鋒鏑唐狄仁傑見勝字

【敵】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史記田穰苴晏嬰薦曰其人|||||||

洛陽地薄四面受敵漢張良見國字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漢項籍見名字

獵猛敵漢賈誼見背字

受降如受敵漢霍去病傳匈奴單于怒

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兵所破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等王謀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武帝恐其詐降疑邊令去病將兵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其裨王見漢軍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曰｜｜｜｜｜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書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注云道言也道邊以言要約來也　後漢耿秉字伯初顯宗詔秉與竇固擊車師車師有前後王因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計未決奮當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爲引單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後王安得震怖出迎秉而固司馬欲全功歸固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奉車都尉天子姊婿當先降之安得乃還秉大怒麾精騎徑造固壁曰車師王降訖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爲學疏略難以應敵漢夏侯勝見道字

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後漢臧宮字君翁以謹信質樸見任用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光武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與馬武上書欲代匈奴詔報北敵尚强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不敢復爲兵事故論曰臧

宮馬武之後撫鳴鏑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蓋已宏深云云

才明勇略非人敵 後漢馬援傳見同字

身是張翼德可來共決死敵 蜀張飛見椅字

此賊非老奴敵 後魏崔延伯以征西將軍與蕭寶夤同討莫折天生於隴西天生衆甚盛延伯選精兵數千下黑水徑至賊壘楊威脅之徐遂賊徒奪氣延伯謂寶夤曰|||||||公但生看果大破之斬十餘萬

君羸卒數萬我精騎三千足敵 北齊孫搴見萬字

講書講易其鋒難敵 後周呂思禮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語曰||||||||

對陣先令百人赴敵 隋楊素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流血盈前言笑自若|||||||陷陣則已不能陷而還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栗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素貴幸言無不從征伐微功必錄它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卻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

弓矢在手前無彊敵 唐史敬奉見帶字

被甲上馬輪劍入敵 五代劉知俊姿貌雄傑能|||||

出諸將｜｜勇食人膽至千則勇無敵五代趙思綰漢末帝時據京兆久漢道郭
從義討之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妻殺人數百庖
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
｜｜｜｜｜｜｜矣及被擒思綰問何以用刑告者
曰立釘也思綰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
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而斬之
期三日破敵五代梁王彥章見日字
【糴】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史記貨殖傳見木字
【笛】取屋椽竹爲笛後漢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
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曰柯
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異聲獨絶也
自吹蔡邕柯亭笛晉桓伊見奏字
思舊賦聞鄰笛晉向秀見賦字
箭麗龜殆如令之長笛後魏奚康生爲南青州刺史梁聞康生能
引強弓特作大弓二張長八尺把中圍尺
有二寸｜｜｜｜｜｜｜｜送之康
至平射猶有餘力弓即表送武庫
六年不出門院時彈琴吹笛後魏徐遵明見師字
識太常工臥吹笛唐漢中王瑀嘗早朝

聞笛曰是太常工也它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止大將以重職與善吹

笛（唐盧坦 見列字）

【荻】孫權使坐荻上因猛風燔荻（吳姚光 見術字）欲禁私伐蔡

洲荻（晉王嶠字開山爲王敦參軍敦在石頭｜｜｜｜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蔽庭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禁人伐荻未知其可敦不悅）官家養

蘆化成荻（晉五行志 見積字）新洲伐荻（宋武帝 見洲字）虎賁威儀不

得進大荊子閤內不得進實中荻（齊東昏寵畏潘妃小有得失潘則與

杖乃救｜｜｜｜｜｜｜｜｜｜｜｜｜｜｜｜）貧無棊局乃破荻（齊武陵王

煜見局字）偽載荻（梁臨賀王正德初爲武帝嗣及昭明太子生正德復歸藩使景反知正德怨望

密結爲內應許之景至壁陽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貫擬濟景）梁武帝以祈雨

不降欲焚蔣帝廟命載荻（梁曹景宗傳 見廟字）學書灰中畫荻

梁陶宏景見灰字

【櫪】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後漢馬援傳見斬字每酒後詠老驥伏櫪晉王敦見節字

【秝】張壽王誘太初秝漢志見王字代百濟請所頒秝唐劉仁軌見翁字蔣氏日秝唐蔣乂家三世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天下多藏焉宣宗欲以爲相使自視察上秝唐劉瑑見日字爲欽天秝五代周王朴爲樞密使陰陽律秝之法莫不通詣朴校大秝削去近世符天之學||||

【靂】車名霹靂魏志袁紹傳見車字弦聲作霹靂梁曹景宗見歸字鬬霹靂北齊薛孤延見鬬字聞其弓聲謂爲霹靂隋長孫晟受晉王節度討突厥達頭大破之王引晟宴有突厥達官來降亦預坐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𪒠】本心為當殺羘羊更殺其羖𪒠魏焦光見𠚌字謡白羊羖𪒠北齊楊愔見禿字

【瀝】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史記淳于髡傳見醉字令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晉陸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熟辭桓溫因問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曰外有微禮欲與公一醉溫欣許之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止可二升｜｜｜｜｜｜｜｜｜｜｜溫歎其率素更勑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霑玉斝之餘瀝梁任昉傳載劉孝標廣絶交論

【礫】日入大風擊面沙礫漢衛青見贏字樵者取四明山錢入手即沙礫齊孔道徽父祐見錢字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後魏李安世見王字二人詐市馬囊盛瓦礫後魏高謙之傳見市字

【櫟】問松柏後身化爲樗櫟 隋李士謙見星字

【鬲】入韓魏遇奪釜鬲 史記蔡澤見釜字

【溺】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 後魏成淹爲員外郎王肅初至從孝文行幸至朝歌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武王滅紂悉居河洛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青州笑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乃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聞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伏馬上掩口笑曰丨

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

【檄】喜奉府檄 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數辟公府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也 沓還周景召檄 後漢橋元見呂字 愈頭風檄 魏陳琳見風字 蹋折張鎮檄 晋張軌字士彥爲涼州刺史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梁州刺史張越涼州大族

志在本州陰圖代軌乃遣兒酒泉太守鎮撫擁廢軌表越爲刺史軌曰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將歸老長史王耽｜｜｜｜排闥入諫軌以子寔討鎮鎮歸罪

識故將謝摛所草檄 晉周韻見辭字

屛風上窺制檄 晉何無忌母見文字

食鵝炙進酒爲詔檄 齊江淹仕宋爲尚書郎桂陽之亂朝廷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

樹挂張稷檄 梁劉訢刺史張稷辟爲主簿王者檄召訢乃挂檄於樹而逃

自爲吹火命作檄 北齊孫搴神武命作檄引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後與司馬子如高季武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臨之曰折我右臂

駐馬辨軍符府檄 唐房元齡見蒙字

謂盜幸留囊中檄 唐揚再思初爲元武尉使至京師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

挂壁不酬韓全義檄 唐鄭珣瑜見珍字

激

二子不困惡能激 史記范雎蔡澤太史公曰范蔡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

白首無所遇及二子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然｜｜｜｜｜｜予惟其

忠槩所激唐戴胄太宗常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機之切無不聞｜｜｜｜｜耳人

咸謂之沽激唐李渤字濬之以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屢以言斥悻直不少哀守節者尚之

【擊】

知伯醉以酒灌擊史記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從知伯代鄭｜｜｜｜｜｜｜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慍知伯請代王使厨人以

銅枓擊史記趙襄子見斗字爲治以毛鷙鷹擊漢義縱見治字始皇上

泰山爲風雨所擊漢郊祀志秦始皇封禪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疾秦焚詩書誅戮文學百姓怨其法皆曰｜｜｜｜｜｜｜｜｜｜｜不得封禪云

殆令人齒欲相擊後漢益延傳龐萌反攻延延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怒其子言銅臭舉杖擊後漢崔烈見萬字噎

壺以如意擊〔晉王敦 見節字〕夢至天門九重閽者以杖擊〔晉陶侃 見翼字〕賊諸人惟以舌擊〔晉朱伺 見賊字〕託醉怒錢鳳以手板擊〔晉溫嶠 見腹字〕怒永與主以犀如意擊〔梁殷鈞傳 見背字〕睡則以杖自擊〔梁沈峻好學晝夜自課丨丨丨丨丨丨遂博通五經〕吏挾私者自持韝履擊〔後周王羆 見履字〕罵朱泚以笏擊〔唐段秀實 見笏字〕裴延齡方橫欲以笏擊〔唐顏少連 見臣字〕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六